



十摇八摇义

第十一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山

且说店中鲁清大家人等，陪着用饭。鲁清说道：“杜林啊，这可是你爷儿俩的功，可不是给你们爷俩拴对儿，办出事来，应有我姓鲁的一点事，我竟替朋友着想。”说完又唤伙计，叫他把鲁清、丁银龙、杜林等三匹马备上，快去中三亩园挂桩。伙计答应说“是”，赶紧帮这爷三个将应用物件拿齐。鲁清说道：“何大哥，咱们这一带有三亩园没有？”何玉说：“有，大概是在东里啦。”鲁清道：“有就好找，你们诸位在店中等候。李翠云龙你二人赶紧四下派人到处去打听去。那石禄回来不回来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”刘荣说：“石禄若有三长两短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鲁清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刘爷，他若有个舛错，我拿人头见您。”说着话，鲁清牵过马匹，辞别众人，上马而去。出了村子，一直正东。杜林看一看，问道：“这附近有一座石桥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不错，有一坐石桥，来随我来。”说着在前边打马走去。走到了石桥口那里还是有些年老的人，在那里说话。“丁大哥您下去，向他们打听打听，这个三亩园离这里有多远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不用打听啦。反正近不了，咱们就往前走吧。”此时鲁清已然下了马，到了人前，说道：“借问声，中三亩园在那里？”当时有人说道：“这个三亩园，离此约有四十多里地，顺大道一直往东，就可以到啦。”鲁清一抱拳，说

声“谢谢”，拉马过桥，飞身上马，老爷儿三个，顺大道一直跑了下去。走了二十多里地，太阳已然压了山啦。鲁清说道：“大哥呀，此天已不早，您看前边来了一位老头，您也年长，可以过去向他打听打听，还有多远。”丁银龙一听，也对，这才下了马，迎了过去。眼前来的那个老者，拉着一头驴，驮着两条口袋，一定是上集镇去买粮食，连忙抱拳说道：“仁兄。”那老头一抬头，连忙说：“达官，您有甚么事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跟您打听打听，咱们这一方，有三亩园吗？”老者说：“但不知您是打听那个三亩园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有几个三亩园呀？”老者道：“三亩园有三个啦。”那老头说道：“您看见路南那片松林没有。那松林东边，南北的村口，就是上三亩园。那上三亩园北口往东有一股大道，这一股大道是穿村而过，那村子便是中三亩园。出中三亩园的东口，再往东去三里，即是下三亩园。”老者便将三亩园的街道地方详详细细的全部告诉明白了他们。丁银龙道了谢，三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松林之外，翻身下马，进了林中，将马拴在树上。爷三个席地而坐。鲁清道：“老哥哥您已然打听了。依我说，咱们先上这个三亩园打好了店，暗中把咱们人偷偷的运到了店中，然后咱们再上中三亩园拿贼去。您先去打店，咱们必然如此如此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是啦吧，那么我先去。”说着他解下马来，拉马出树林，往村内走来。

到了上三亩园的北口，看那村中还很繁华，在路西有一座店，白墙黑字，上写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。水旱两路的镖店，门前有两行小字，左边写着茶水方便，下边是草料俱全，中间店门上有一块横匾，金匾大字，上写丁家老店。丁

银龙上前叫道：“店家。”当时从里边出来一个伙计，身高有八尺开外，胸间厚，膀背宽，面如重枣，宝剑眉，斜插入鬓，二眸灼灼的放光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，上身穿毛蓝布的贴身靠袄，青布底衣。青鞋白袜子，腰中系着一条半截围裙。出来问道：“客官您住店呀？”丁银龙说：“不错是住店，你们这里可有上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随我来。”说着转身往里，丁银龙拉马跟进店内。一进店门，在门洞里边，两边有懒凳，在北边凳子的西头，有柜房的门，门上有青布软帘，挽在西边门坎上。丁银龙从此过，未免的往里看了一眼，见北房山挂着五样兵器，头一件是，长杆的开山钺，第二个是方天化戟，第三件白杆花枪一条，第四个是龙须刀一口，长约四尺七寸五，一寸七宽，护手盘底下有个鹅眉枝走，第五是一对朴刀。店里伙计说：“您将马交给我吧。”丁银龙道：“慢着吧，我这匹马老实，你去拿来一凳子，放在当院把马拴在那腿上就得，旁边放在草篋箩就得。我原是青州府的人，此次我们是三人出外取租，中途路上，被大旋风将我们一马吹散了。将马拴在那院中，容他们从此门前过，看见了此马，自然知道是自己的人，住在了那里，这是我们的暗记号。”伙计答应，便领他到了五间北房的屋中。丁银龙进到屋中，看见迎面有张八仙桌，一边一把椅子，东西各摆一张茶几，配着四个小凳，两旁暗间，挂着青布软帘。伙计拿进一盏灯来，放在八仙桌上，笑问道：“客官爷，您还用甚么呀？”丁银龙道：“你先给我打一盆洗脸水来，好擦一擦手脸。”少时打了来，丁银龙洗完了脸，坐在那里吃茶。此时那村外头的杜林，也拉马走进村来到路西这一个丁家老店，看见院

中拴着那匹马，杜林知道丁银龙，住在了此店，他便叫道：“伙丘子，伙丘子。”伙计一听，急来到了外面，问道：“小爷您要住店吗？”杜林道：“你是这里的伙丘子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是伙丘子，我是这里的伙计。”杜林说：“你是伙计必须找瓦匠。”伙计说：“这里是店东呀。”杜林说：“你是房东？”伙计说：“我是房东。”杜林说：“你贵姓？”伙计说：“我姓丁。”杜林道：“你是大丁小丁。你是老丁少丁？”这几句话真把伙计给问上气来啦，急了脸问道：“您是打店呀，还是找人呢？”杜林道：“我找人。”丁银龙一听是他。连忙出来说道：“伙计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这个侄儿好玩闹。”当时伙计就不言语了。杜林将马拉到那匹马一旁，也拴在那里。向着马说道：“马呀马呀，今天夜里，咱们全不用活啊。我们不是吃板刀面，就是吃馄饨。你们两个准上马杆铺。”伙计说：“这位客官，您说怎么会不能活呢。”杜林道：“今夜店里一闹贼，那不是全完了吗？得啦马呀，没想到咱们全活不了哇。”伙计说：“小爷。您千万别这么打哈哈。我们这店里住着许多的客人，您这么一吓，人家还住不住哇。”丁银龙叫道：“杜林呀，别跟人家打哈哈，快进来吧。”杜林进到屋中说道：“伯父哇，今天夜间咱们一定活不了。”

伙计在外面听的明白，不好言语，只可到了柜房又给拿来一个茶杯，送到了北房屋中。忽听门外有人喊道：“掌柜得”。伙计一听，心说：“今晚真是个麻烦，怎么竟来这些人呢。杜林在屋中一听，忙说道：“伙计你还不快出去看看去，有人喊你啦。”伙计无法，到了店门口一看，见一人拉了一匹马，连忙问道：“您是打尖，您是住店？”鲁清道：

“你是掌柜得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是掌柜得。”鲁清说：“那么你是掌柜搭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也不是掌柜搭。”伙计说：“掌柜的也不能搭我。”鲁清说：“我不信，你要是死在这里，掌柜的还不把你搭出去。”伙计说：“客官爷您与我有什么仇哇，愿意叫我死呀。我要死了掌柜的还不把我搭了出去。”鲁清道：“搭到那里？”伙计说：“那还不外事。”鲁清说：“搭到厨房去。”伙计说：“得啦，客官爷，您别跟我我打哈哈，我说不过您。您是打尖呀，还是住店呢？”鲁清道：“我看见院中这两匹马眼熟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，想必全是一块儿的。”说着伸手接过马来，又把那两匹马也解了下来，一同拉到棚去了。鲁清来到北屋，杜林说：“我看此店，有些不照，为甚么柜房中挂着兵刃呢？要是镖店应当把兵刃摆在廊沿底下。您还喝茶不喝啦？”鲁清说：“不喝啦。”杜林说：“我试试他们，叫他摆上一桌酒席来。”遂叫伙计给来一桌上八席，外加山珍海味，伙计答应。杜林道：“以外给我们来一碗汤菜，多来点海海迷字。”伙计一听，忙看了杜林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位小爷，您是合字吗？”杜林道：“我是海字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您是线上的吧？”杜林说：“我连一根绳都没有。”伙计说：“我看阁下眼睛挂神，可是乍入芦苇。”杜林说：“我倒没进过苇塘。我时常在竹林里倒睡过觉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阁下怎么知道下海的迷字呢？”杜林说：“我跟赶大车的学的，他赶着车，一共是十几辆车。”伙计说：“车上有东西没有？”杜林说：“有啊，车上不少东西物件，全是绳子拴着。”伙计说：“那赶车的手中拿着鞭子没有啊？”杜林说：“没有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么他的鞭子搁在那里呀？”杜林道：“插在了车辕上，头一个车上

还插着个旗子。那赶车的说道，我一问他，他说那叫胡椒面儿。我也是叫你多给来点，为是好吃。”伙计一听，知道他是外行，遂冲他一撇嘴。杜林说道：“嘿，你怎么撇嘴，不给不要紧。我们会上外边自己买两包去。”伙计哼了一声，便走了出去。丁银龙见他走了出去，这才说道：“我看他们也许不是贼店，可是他们这军刃怎么放在柜房里呀。再者说，也不应当用真的兵刃呀。”

不言他们三个人，在此猜疑。书中暗表，原来这个丁家店中，除去打更的与厨子之外，其余全是一姓的人。哥五个奉母命，金盆洗手，在此处开店。这个伙计出来，告诉了别的人说：“北屋来的这些人，一个好人没有，咱们快给掌柜的送信去。”此人这才来到店门外南隔壁，一个大棚栏门内，伸手进去开了门，往里而去。到了一间大门洞里，一叫门，里边说：“三哥呀。”外边人说：“不错是我，老五吗？”里边说：“是。”外边说：“咱们大哥在家没有？”里边说：“在家啦。”门一开，此人进去，到了屋中，面见他们兄长，说道：“咱们店中北屋，住了三个人，我一问他，他是全不懂。据我看他们全不是好人，要菜要汤，好让我多来请下海的迷字。”他们大爷说：“这是有点诚心吧，来呀，来人。”说着梆子一响，来了许多壮汉，俱都身高九尺开外，正在壮年。各人全身青布衣打扮，短衣襟小打扮，两个人一根练腿绳，还有刀斧手，预备齐备。哥五个会到一处，大家一商量，便将四十名绊腿绳埋伏大东房门口，刀斧手埋伏大西屋过道，哥五个一字排开，各持兵刃。大爷道：“你们千万别乱，咱们是一个一个挨着上，别露出咱们透着急来。他们出来一个拿一个。我打不过你，你们再上手。”哥五个这正里

说话，噗的一声，桌子上的灯，忽然灭啦。老三忙用引火之物，过去要点，忽的一声，那灯又着了。一连那灯又接连着了，灭了，一闹三次，吓得他五个人，是瞪目发怔。外面那个溜马的回来了，站在院中说道：“我把你们胆大的畜生，你们还要以小犯上不成吗。交友之道，谁还敢跟你们交啦。”哥五个一听，连忙走了出来，一看说话的人。正是那个溜马的人。他二目瞪直，哥五个没注意。老五将他推到一旁，哥五个各摆军刃，冲着北屋，说了声：“咧，北屋之人，一个好人没有。有甚么事快些出来，吃我一钺。”杜林忙将灯给吹灭，说：“伯父，您看是不是，我早看出来他们是黑店。酒席还没给咱们预备啦，他怔说吃他一个月啦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你这小子，真能惹事。你就不用出去了。”杜林说：“那是，我不出去了，出去小命就得完。这小子兵刃有些扎手，我还留着小命喝豆儿粥，鲁清你出去看看去。”鲁清道：“不是我惹的事，我不出去。”丁银龙说：“杜林呀，往后你可别管他叫鲁叔父啊。你是刚出世的孩儿，他闯荡江湖倒很有些年。今天咱们一点小事，他就从此的往后退缩。明天以后，可别叫他叔父啦，他不够资格了。”丁银龙将大氅脱了，将大衣围在腰中，说道：“老贤侄，你别白叫我伯父，他也别白叫我兄长，待我先出去一战。要是战人家不过，死在他们之手，就求你二人将我尸骨带回青州，那我就感恩非浅。”说完拉刀纵出屋来，抱刀在院中一站，冲着当院持钺之人说道：“看刀吧，你家老爷还能活六十多吗？”吃的一声就是一刀，那人横杆一架，说道：“且慢，快报通尔的名姓，你家丁某钺下不死无名的鬼魂。”丁银龙说道：“你就不用管了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成，你必须说出真名实姓，

世居那里。”丁银龙道：“小辈，你家爷，我乃祖辈居住青州府首县阴县东门外，丁家寨的人氏，姓丁双名银龙，人送一匪号神偷小毛遂，左十二门第八门的。”那人一闻此言，往后倒退三四步，说道：“老三呀，快将灯光掌上。”当时明光蜡烛，照如白昼。丁银龙此时再一看各屋窗户下，全安着人啦，两个人一根绊腿绳。他往对面一看老者，虽年岁老，可是精神不老，精而有神。他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对面老人家，休要发雷霆之怒，虎狼之威。我要跟您打听出来一人，您可认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对面的小辈，你要问那有名的主儿，我必手下让情，可以告诉你。”那人说：“提起此人可大大的有名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但不知是那一位呢。”那人说：“此人住家也在贵宝地，姓丁双名银凤，外号人称赛彦章。”丁银龙一听，细看了看，想道：我看他年岁，也就有三十上下的岁数，他怎么与他相识。因为那年他小叔嫂吵嘴，那银凤一赌气子走了。如今约有二十多年，是音信皆无。遂含泪问道：“你们与他怎能相识？”那人说道：“老者您可认识此人吗？”丁银龙道：“我焉能不认识此人。我二人乃是一母所生。”那人一听急忙将钺扔在就地，上前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孩儿不知伯父驾到，多有罪过。”丁银龙道：“丁银凤是你甚么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他老人家乃是我们五个人的天伦，早就托人给您带个信，不知道您在那里住。直到如今，这才见着。”他们爷儿俩，正在此地说话，那溜马的李三，大声说道：“兄长。您别生气，那五个畜生无知。”旁边丁家第三个一听，给他一拳，那李三就倒在地上，竟自睡去了。这时那四个人也一齐的过来，跪在地上，给丁银龙磕头。银龙用手一搀他们，双眼就落下泪来，爷六

个一同的哭了。屋中杜林知道，全是自己的人啦，他便将灯点上了。鲁清出来说道：“老哥哥不要哭了，爷六个一同到屋中说话来吧。”这哥五个，大爷名叫金面熊丁世凯，第二个叫银面熊丁世平，三爷叫花面熊丁世安，四爷叫赤面熊丁世吉，五爷叫黑面熊丁世庆。五个人一听屋中有人说话，遂说：“伯父呀，咱们一同到屋中说话去吧。”丁银龙说：“也好。”当时他们众人，一齐来到屋中，坐下谈话。

书中暗表，那丁银龙学的武艺。他弟兄相差十八岁。银龙娶妻李氏，李氏长得有闭月羞花之美，沉鱼落雁之容，头紧脚紧，面色忠正。那丁银凤正在青年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乍出世，不知甚么。他们是个财主，家大业大。有一年。丁银龙保了一枝镖，远走他乡。丁银凤永远在外面书房睡觉，那李氏就拿他当作自己亲兄弟一般看他。银龙临走的时候，嘱咐李氏：自己不在家，深恐后面有甚么事情，必须叫兄弟来后面来睡。丁银龙走后，他们吃完晚饭。李氏说：“兄弟，今晚你在后面睡吧。你哥哥有话，怕后边有甚么意外之事。”银凤说道：“我遵我哥哥之言，不能到后面安歇。再者我哥哥并未对我言讲，还是在外边睡觉。”李氏道：“你在前边，有时深夜，睡的沉了，衣被或是盖不到，那时容易着凉。”银凤一听，说道：“姐姐，我兄长在家之时，何人与我来盖呀。”李氏道：“你是不知，你兄长每夜三更，必定到你屋中看你。”银凤道：“满口乱道，我兄去时，我焉能不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说着他还是出外面去了。李氏无法，自可在后面睡了。睡了一觉，心中不放心，自己忙点上灯，来到前面书房。用手一推，那门未关，当时就开了。李氏到屋中，用灯一照，银凤未在屋中，不由纳闷。原来那丁

银凤自从听了李氏之言，他来到前面自己的屋中，心中暗想：我兄长未跟我提，怎么我嫂嫂对我说此话，好叫我丁银凤纳闷。再者我素日拿她当作我姐姐一般，此话说不着哇。自己愈想愈不对，后来躺在床上，细一想，或者也许有的，急忙爬起，换好夜行衣，背好朴刀，出了书房。将门带好，飞身上房，一直向后面而来。到了西房后坡，往后一看，正是自己的嫂嫂，从屋中出来，手中提着手灯，走道自言自语，听她低声说道：“竟跟我说，怎么不跟兄弟说呢。兄弟呀，你要把嫂子错放了地方，那你可错啦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外来。银凤看她出了屏风门，直向书房而去。他急忙由房上来到花瓦墙上，往西房观看。就听李氏站在檐下，向屋中问道：“二弟，你又将衣服被子，踹掉地上了吧？”问了两三声，无人答言。她用手一推，门分左右，不由的又说道：“哟，怎么没关好了门，你就睡觉哇。”说着进到屋中，来到北里间打檐一看，床上没有人啦，不由一怔，说道：“我二弟上那里去了呢？好让我放心不下。”又到南里间看了看，还是没有人。自己这才出来，将屋门给他带好，便回到了内宅。银凤急忙跟了下来，到了房上飞身下来，到了窗户旁，用针刺了一孔，往里观看。就见那李氏坐在屋中，双眉紧皱，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未想到我的命，怎么这样的独哇。想你哥哥走后，恐怕你夜中有个盖的到盖不到，恐怕着了凉，我才前去看你去。怎么他会没在那里睡觉呢？”银凤在外一听，知道自己的嫂嫂是第一的好人，未免的是我错了。后来看见她将手灯熄灭，合衣睡了，自己这才来到西房廊沿下，坐在台阶上。心中暗想，哥哥走后，倘若我嫂嫂发生了意外，那时有何面目见哥哥？莫若在此守夜吧。他坐在

那里，后来心中一迷，倚靠柱子，竟自睡着了。更夫交了三更，将他惊醒，正在此时，北房屋中，又有动作。急忙又来到窗前，找着针孔，往里一看，见那李氏又坐起来了，下地点上手灯，还是出了上房，往外面书房而去。他连忙飞身上房，滚着扒坡，来到外面在厨房上偷看。见李氏又来到书房门前，说道：“二弟，你好叫嫂嫂我着急。”说着用手一推屋门，又走了进去。到了北间一看，仍然没有，又到南间一看，也是没有，不由的说道：“他怎么一夜没睡觉哇，真叫人不放心。等他哥哥回来之时，非交代清楚，再让了走。要不然，我真不着人急。”说着他出离了书房，仍回到自己屋中。银凤跟着到窗外偷看，见李氏又吹灭了手灯，合衣睡下。丁银凤连忙返身回来，到了自己屋中，心中暗想：“嗟呀且慢，嫂嫂这样的替我发愁，不放心我吗。倘若急出病来，我怎么对我那兄长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后起悔来，只可睡觉明天再说吧，这才睡去。那李氏天亮睡醒之后，起身梳洗，这就做饭。饭已做得，出来开了屏门，叫道：“二弟，吃饭来吧。”银凤在屋中连忙答应，遂即来到上房。他一看他嫂嫂坐在那里青丝散乱，面带愁容，不由问道：“嫂嫂您这是何原故呢？”李氏道：“只因你兄长走后，嘱咐过我，叫我夜间出去照看你。恐怕你夜间，有个盖不到时，一定受病。谁知我两次前去，二弟你全不在屋中。但不知你上那里去了，未免的令嫂嫂我，跟着着急。”说着双眼落泪，如同断线珍珠一般。丁银凤道：“嫂嫂。此言差矣，我哥哥临行之时，怎么未跟我提。再者说弟兄怎么样，也是亲的。您如何也是外娶的，从此请您自行做饭。外边有酒楼，我自己会到外边去吃，不用做我的饭了。等我兄长回来之时，我问

他，有此话便罢，若未说，那时我问问他为什么不对我说。”说完了，他转身出来，从此不到内宅。有时出外到各处与人练武，也有时找人着棋。可是到了夜间，二更三更时候，准到李氏住房探望保护，也怕出了意外，对不起自己兄长。这且不言。

且说李氏有一天在门前买绒线，忽听见西边有人痰嗽一声，连忙抬头一看，见有一人，站在那里，两眼直视自己。不敢再瞧他，便急忙买完就进去了。此人来到货郎身旁，问道：“借问一声，此妇人是那家的？”那货郎一听，说道：“您必不是此地人。”那人说：“对啦，我乃西川之人。”书中垫笔，原来此贼是西川采花贼，紫莲花孔星，路过此地，遇见李氏，他动了心，这才上前打听。那货郎一看，见他头戴六瓣壮帽，是紫缎色的，上绣花贯鱼肠，两旁双搭珠穗，身穿紫缎色，贴身靠袄，蓝缎子护领，上绣子孙万代，五彩丝鸾带煞腰，紧衬俐落。大红中衣，青缎薄底靴子，挖垫八宝，紫缎色英雄氅，上绣花花朵朵。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，肋下配带着一口轧把摺铁刀，绿沙鱼皮鞘，青饰件，青吞口，鹦哥绿的绿绸子的挽手。往脸上看，面如傅粉，在左脸颧骨上有块紫记，好像莲花形样，因此得外号，人称紫莲花。那货郎看罢，说道：“您西川甚么地方，贵宝村？”此人说：“我住家西川孔家寨，我姓孔名星。”刚要说外号儿，又咽回去啦。货郎道：“但不知您在那里做何生理。”孔星道：“我在家治土务农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此地唤何名？”货郎说：“此地名唤丁家寨。”孔星道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货郎说：“您打听谁？”孔星道：“神偷小毛遂丁银龙。”货郎道：“方才买绒线的那妇人正是他妻。”

说着一回头，用手指道：“您看他兄弟回来啦。”孔星忙往西一看，见来了一人，身高不满七尺，细腰扎背，双肩抱拢。往脸上一看，是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通官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翠蓝色八楞壮士巾，窄绫条，勒帽口，鬓边斜拉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紫绒球，突突乱跳。翠蓝色贴身靠袄，青缎护领，上绣万福留云，青丝鸾带煞腰，又摺蝴蝶扣，走穗相垂。青底衣，青袜子，洒鞋，青布裹腿，外罩翠蓝色通髻，上绣串枝莲。也是飘带未结，鹅黄绸子里，肋下配带一口朴刀，绿沙鱼皮鞘，真金饰件，真金的吞口，黄绒的穗子。这个货郎连忙问道：“二爷您回来啦？这里有人正打听你们大爷啦。”丁银凤一听，上前说道：“但不知仁兄贵姓高名。”孔星说道：“姓孔名星。”刚要一说绰号，连忙又咽了回去。丁银凤说：“那么您往里请吧，我兄长未在家，此地不是讲话之所，大哥家中坐吧。”那孔星问道：“大爷上那里去了？”银凤道：“保镖出外去了。您既然与我哥哥是朋友，那就请到里边吧。”孔星正想要进去啦，得着这个机会，焉肯放过，他便连忙的就走了进去，到了外书房落座。丁银凤便到了内宅，向李氏说道：“姐姐，外边有我哥哥的一个朋友，来到我家。”李氏道：“二弟，现你大哥哥不在家，别管是他朋友，你的朋友，一概不许往内宅带，在你们外面吧。现下世间，好人少坏人多，倘有一差二错，那时后悔难了。”丁银凤一听，不敢说别的，只可告辞出来，到了书房陪孔星，坐着闲谈。外面有人打门，银凤说：“孔大哥在此少坐，待我出去与他人开门。”孔星说：“请吧。”当时丁银凤来到外面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老家人丁祥。丁祥上前行礼，银凤道：“不用行礼

啦，你为何去了这么多的日子呢？”丁祥道：“二爷不知，老奴身体略有不爽，以至回来迟了。”说着话主仆二人，将门关好，一同来到书房。丁祥到了屋中，上下打量孔星。孔星一看这个老家人，有六十上下的年岁，面皮微黄，皱纹堆垒，抹子眉，大环眼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海下一部花白胡须。头上未戴帽，高挽半心发髻。身穿一件头蓝布的大衫，腰中结着一根扣儿，青中衣，白袜青鞋，精神不衰。孔星心中暗想，别看他人老，精神倒不老。老家人丁祥说道：“二员外，您先同着这位大爷说话。待我到内宅，与我主母叩首。”说完他来到里院，在廊子底下，大声说道：“大主母，老奴我回来了，特来给您叩头。”屋里李氏说：“老哥哥回来了，快些请进来吧。”丁祥闻言，急忙走了进来。到了屋中，双膝拜倒，口中说：“主母在上，老奴拜见。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快快请起，不要行此大礼。”丁祥这才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大主母，外边书房那人是作甚么的？”李氏道：“那是二弟将他同了进来，说是与大爷相好。”丁祥道：“主母，据老奴看，此人必非安善的良民，面带匪气。”李氏道：“对啦，老哥哥所说很是。只因老哥哥未在家，我出去买绒线，那时这个人便从西来，相离不远，他一痰嗽，是小妹一抬头，看见那人二目直向我瞧来，我就急忙的走了回来。不想，二弟倒把他让到家中来了。老哥哥，您出来进去的，可多要留心。”丁祥说：“是啦吧，少时您告诉二爷，少往内宅让就是啦。再说我看大爷没有这样的宾朋，正人君子，那有穿这么花梢的啦。”说完他转身出来，给他们预备晚饭。

丁银凤年方十八岁，不知道甚么。那孔星见他爱听甚

么，就说甚么，为是哄着他。说道：“大爷必须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？”银凤道：“这趟镖须一个月才能回来，刚走了十几天。”孔星说：“是了。”当下用完晚饭，两个人坐到处闲谈，还很投缘。那孔星在丁寨住了有半个月，他将银凤的脾气摸准了，他便在书房里边随随便便。这一次银凤给他嫂嫂上阴县买东西去了，老家人在门后睡着了。孔星一看，机会已到，他便大胆的竟到了内宅。此时天色正午，他来到屋中一看，外间是佛堂，东里间挂着一个蓝布软帘。他一进来，那屋中李氏问道：“外面何人？”孔星道：“嫂嫂，是小弟孔星。”李氏道：“原来孔兄弟呀，快进到屋中来坐。你有甚么事吗？”孔星到了里面说道：“特来向嫂嫂借剪子一用。”李氏伸手递给他，那孔星并不伸手去接。李氏站在八仙桌的东边。将剪子放在桌上。说道：“兄弟你怎么不接着哇，还不拿走。”孔星道：“嫂嫂不知，想我孔星，来到山东省，为找我那知心对劲的朋友。不想我兄长未在家中，我住在您家，等候了半个多月之久，还不见回来。嫂嫂，我哥哥他可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啦？”李氏道：“他得两个多月，才能回来啦。”孔星说：“我竟在您这里等他，我可等不了。我竟想念家中，因为您那弟妹她太已的拙笨。”李氏一见孔星两眼不稳，上下直打量自己，知道他不怀好意。又听他说道：“嫂嫂您有那穿剩下的便鞋，赏与小弟一双，拿回去与您弟妹观看。”李氏一听，心中不悦，说道：“兄弟你千万不可说醉言醉语。我这穿坏的旧鞋，早被你哥哥用火焚化啦，别在此屋久待，快到前面书房，去等二弟去吧。”正在此时，外面有人痰嗽一声，原来正是老家人丁祥。丁祥早在他身上注意，今天二主人出外买东西去了，他便躺在床上。

忽然听见西屋的竹帘子板一响，他急忙爬了起来，从沙篋子，往外一看，见孔星往内宅去了。他连忙起身，到了西屋一看，果然屋中无人，急忙也追里院，到了当院，听屋中东间李氏正说：“少说醉言醉语”，遂先痰嗽了一声，跟着问道：“主母与何人讲话？”李氏道：“老哥哥，我正与二弟的朋友讲话，他来与我借剪子。”丁祥连忙进到屋中。此时孔星听见老家人已到，不好在此啦，转身出来，并未拿剪子，原来他是另有心意，径自回到书房。丁祥看他走了出去，说道：“主母，可千万留神。这个小子，可不是好人，我早防备他啦。”说着拿起剪子，来到外面书房，说道：“孔爷，给您这把剪子。以后再要用甚么东西，先叫老奴，我去给您去取，自己别往内宅去呀。”孔星说：“我叫你俩声，你没听见。”丁祥说：“你叫谁啦，我在门房，竟听着啦。”正这说着，外面有人叫门，丁祥急忙出去开门，是丁银凤回来了。银凤来到书房，看见孔星面色不正，遂问道：“兄长与何人治气？”孔星道：“我的指甲劈啦，我叫丁祥去到后面取剪子一用，喊了半天，他没来。我自己到后宅去取。”丁银凤说：“那么您使完了没有？”孔星说：“使完啦。”银凤道：“我遵着我父母之命，才将他收养。要不然，我早将他逐出门外。”丁祥一听，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二爷，连大爷回来，他都不能说出此话，别说你啦。”丁银凤道：“丁祥，你还敢多言，总是你的耳背。我哥哥叫你，你没听见就是啦。”丁祥说：“得，算我没听见。我的耳背，该削下去啦。”丁银凤说：“你要少说话，还不出去。”那丁祥只可退了出去。银凤看他走后，自己也就随着出来了，直向内宅而来。来到了门口先叫道：“姐姐在屋啦？”那李氏在屋中答